

战国策校注

第七册

戰國策楚卷第五 元本重雕

三原李錫齡校訂

楚 今之南郡江夏零陵桂陽武陵長沙漢中汝南皆其分也江陵故郢都西通巫巴東有雲夢之饒

宣王 肅王子元年七年王子

齊楚構難宋請中立齊急宋 告急於宋 請字宜在急下殺脫於此中立豈待

請宋許之子象 楚人為楚謂宋 補補姚王 公剔成 剔成未嘗稱

王此偃也與懷襄相接 曰楚以緩失宋將法齊之急也齊以急得

宋後將常急矣是從齊而攻楚之未必利也齊戰勝楚

勢必危宋不勝是以弱宋干強楚也 言以助齊犯楚之怒 將法齊之

急言楚今結於宋齊後將常急言楚之攻齊 而令兩萬

乘之國常以急求所欲國必危矣

邯鄲之難

趙成侯二十一年魏拔邯鄲此十六年

宣王十五年謂此章

爭論乃明年事按史年表圍邯鄲

昭奚恤謂楚王曰王

元作里

姚本作王不如無救趙而以強魏

使魏為強

魏強其割趙

必深矣趙不能聽則必堅守是兩敵也

兩國相持必俱敵

景舍

曰不然昭奚恤不知也夫魏之攻趙也恐楚之攻其後

也今不救趙趙有亡形而魏無楚憂是楚魏共趙也

與如

魏共害必深矣

趙之

何以兩敵也且魏令兵以割趙

日

一本以趙見亡形而有楚之不救已也

言雖有楚而不見救

字恐舛舛上下文可證

必與魏合而以謀楚故主不如

少出兵以為趙援趙恃楚勁必與魏戰魏怒於趙之勁

而見楚楚救之不足畏也必不釋趙趙魏相倣而齊秦應

楚

應言乘此起兵耳非與楚合也

則魏可破也楚因使景舍起兵救趙

邯鄲拔

楚兵少故

楚取睢澱之間

後志梁國睢陽注征北記南進有睢陵梁國有澱陽

南臨澱水

補

大事記取澱

陽作睢陽澱呼外鳥外反

江乙爲魏使於楚

乙魏人時居魏後乃仕楚故其譖昭奚恤曰臣居魏知之

補

據居魏譖

以爲魏人未知果不

謂楚王曰臣入境聞楚之俗不蔽人之善不

言人之惡誠有之乎王曰誠有之江乙曰然則白公之

亂得無遂乎

遂猶成白公太子建子勝哀十六年建以讒奔鄭鄭殺之勝請伐鄭子西不從勝怒

殺子西劫惠王

誠如是臣等之罪免矣楚王曰何也江乙曰州

侯相楚貴甚矣而主斷

謂其專決

左右俱曰無有

言世無如之

如

出一口矣

荆宣王問羣臣曰吾聞北方之畏昭奚恤也果誠何如
羣臣莫對江乙對曰虎求百獸而食之得狐狐曰子無
敢食我也天帝使我長百獸今子食我是逆天帝命也
子以我爲不信吾爲子先行子隨我後觀百獸之見我
而敢不走乎虎以爲然故遂與之行獸見之皆走虎不
知獸畏己而走也以爲畏狐也今王之地方五千里帶
甲百萬而專屬之昭奚恤故北方之畏奚恤也其實畏
王之甲兵也猶百獸之畏虎也

補

大事記江乙之言

如此則昭奚恤爲敵國

所畏可知一本標十二國史春秋後語食我作敵我又
云人臣見畏者君威也君不用而威亡矣注尹文子有

昭奚恤與彭城君

彭城屬楚知爲楚人

議於王前王召江乙而問

焉江乙曰二人之言皆善也臣不敢言其後

一本更有

言其後

此謂慮賢也

慮猶疑也賢者言善已復言之將使王疑彼思慮之也

疑慮賢者爲疑辭以兩傾之也

江尹也欲惡昭奚恤於楚王而力不能故爲梁山陽君

山陽屬魏知爲魏人

策文明曰梁山陽君注贊

請封於楚

知其無功奚恤必諫而山陽怨可以

爲楚王曰諾昭奚恤曰山陽君無功於楚國不當封江

尹因得山陽君與之共惡昭奚恤

魏氏惡昭奚恤於楚王

以山陽君故疑卽山陽君

楚王告昭子昭

子曰臣朝夕以事聽命

言其親近

而魏入吾君臣之間

以惡

之言臣大懼臣非畏魏也夫泄吾君臣之交而天下信

入之是其爲人也近苦矣

苦猶惡也此指江乙

夫苟不難爲之外

其

世外謂魏也

豈忘爲之內乎臣之得罪無日矣

無幾日也

王曰寡

人知之大夫何患

江乙惡昭奚恤謂楚王曰人有以其狗爲有執而愛之

執言善守

其狗嘗溺井

溺去音

其鄰人見狗之溺井也欲

入言之狗惡之當門而噬之鄰人憚之遂不得入言邯

鄆之難楚進兵大梁取矣昭奚恤取魏之寶器臣居魏

知之故昭奚常惡臣之見王

此言邯鄆事在乙居魏時故升邯鄆之難於前

江乙欲惡昭奚恤於楚謂楚王曰下比周則上危下分

爭則上安

分則不比爭則不周爲揚惡張本

王亦知之乎願王勿忘也

且人有好揚人之善者於王何如王曰此君子也近之

江乙曰有人好揚人之惡者於王何如王曰此小人也

遠之江乙曰然則且有子殺其父臣弑其主者而王終

已

姚云會亦作已

不知者何也以王好聞人之美惡聞人之

惡也王曰善寡人願兩聞之

彪謂兩問之是也然必以明夫苟不明則適爲江乙

比周上固危矣苟下皆分爭如齊之田闞唐之牛李上

口之資耳

補曰大事記曰乙之言術數家之論也下

亦豈能安乎愚按此與前章言州侯云云意同

江乙說於安陵君

名壇失其姓楚之幸臣按魏記注召陵有安陵應屬楚而魏策亦有同號

者別一人也

字有訛彼以爲得幸於楚共王今次之宣王非也

正按說苑作安陵纏藝文類聚同壇纏

義云鄢陵故城在許州鄢陵縣西北李奇謂六國時爲安陵按鄢陵召陵皆屬魏又按元和姓纂安陵小國後

氏之安陵纏楚王曰君無咫尺之功地元作地骨肉之親

處尊位受厚祿一國之衆見君莫不斂衽而拜撫委而

服撫物委物必下其手皆卑下意何以也曰王過

舉無猶偃也委曲也而以補曰衽衣衿也色一本而已姚云已一作色按已言

以色見舉不然而補曰通色已字類恐當作而以色爲文色謬

色交者華落而愛渝華菁華是以雙色不徹席雙賤而

不及徹寵臣不避軒避猶退軒曲轉藩率也車徹則退

而愛弛云不徹言不久之意避是徹字無疑真語今君擅楚國

之勢而無以自結於王竊爲君危之安陵君曰然則柰

何願君必請從死以身爲殉

此乙辭

何下曾有江乙曰字

姚云李如是

必長得重於楚國曰謹受令三年而弗言江乙復見曰

臣所爲君道至今未効君不用臣之計臣請不敢復見

矣安陵君曰不敢忘先生之言未得聞也於是楚王游

於雲夢

澤名在南郡華容八九百里跨江兩岸

楚辭集注雲夢澤名方

陵等縣是也夢在江南今公安石首

建寧等縣是也夢音蒙亦作去聲

結駟千乘

馬曰駟

旌旗蔽天野火之起也若雲蜺

蜺虹也

兕虎嗥之聲

若雷霆

兕若牛而青一角重千斤

有狂兕

元作

犛車

集韻犛音詳趨行也

若特則羊耳

字茲郎反又犛與犛通也

一發而殪

起兮支顏烝云云與王趨夢兮課後先君王

親發分殮青兕
文頗與此合

王抽旃旄

旃曲柄旗旄幢也爾雅旄牛尾著竿頭

而抑

兕首仰天而笑曰樂矣今日之游也寡人萬歲千秋之

後誰與樂此矣

問安陵與誰

安陵君泣數行下而進曰臣入

則編席

編次簡也言與王相次如之

出則陪乘

陪重上也此言二人同車

大王萬

歲千秋之後願得以身試黃泉蓐螻蟻

願為蓐以辟二物蓐陳草也

曰

姚云試錢劉會又作式李善引同延叔堅論云為王先用填黃泉為王作蓐以御螻蟻藝文類聚引拭黃泉

驅螻蟻

又何如得此樂而樂之王大說乃封壇為安陵君

君子聞之曰江乙可為善謀安陵君可謂知時矣

彪謂此非

君子之言也安陵妾婦也江乙為之謀又其卑者安有君子而美此流哉

郢人有獄三年不決者故令人請其宅以卜其罪

有罪則宅

入官故可請

客因請

元作謂

謂

姚本作爲之謂又

卜測知之也

因請之

補曰依姚本則此上

昭奚恤曰郢人某氏之宅

臣願之昭奚恤曰郢人某氏不當服罪故其宅不得容

辭而去昭奚恤已而悔之因謂客曰奚恤得事公公何

爲以故與奚恤

故謂設事以探已意

客曰非用故也曰請

補曰姚

作請

而不得有說色非如何也

補曰如

威王

宣王子元年顯王三十年壬午

蘇秦之楚三日

補曰一本標後語十

乃得見乎王談卒

辭而行王曰寡人間先生若聞古人今先生乃不遠千

里而臨寡人曾不肯畱願聞其說對曰楚國之食貴於

王薪貴於桂謁者難得見如鬼王難得見如天帝今令

臣食玉炊桂因鬼見帝王曰先生就舍寡人聞命矣

一本標類要引百

乘書鈔作宣王

蘇秦為趙合從

或在連激儀

入秦後當為七

大事在威七年

說楚威王

曰楚天下之強國也大王天下之賢王也楚地西有黔

中巫郡

屬南郡

補曰

徐廣云黔中

東有夏州

車崩云夏

州曰夏州

補曰

左傳楚莊伐陳鄉取一人焉以歸謂之

夏州即此正義云夏水口在荆州江陵縣一本標靈藏

用注後語云屈原離騷過

海陽

海之南耳非遠西郡也

夏口而西浮蓋是山也

南有洞庭

補曰

洞庭蒼梧

交州郡

劉氏云楚之東境

蒼梧

北有汾陘之塞

陘召陵

窮辨處交州蒼梧則粵地也

陸見秦策汾陸乃韓地此句有誤四字連郇陽

讀亦不順史作陸塞是大事記亦謂即陸山也

徐注今順陽屬汝南正義云順陽故城在鄧州穰

縣西索隱云郇音荀郇陽當汝南潁川之界當是新陽

聲近守變爾汝南有新陽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車千

縣在新水之陽徐說蓋疏

乘騎萬疋粟支十年此霸王之資也夫以楚之強大王

之賢補曰一本天下莫能當也今乃欲西面而事秦則

諸侯莫不西南面而朝於章臺之下矣秦臺在咸陽見楚記

秦之所害於天下莫如楚楚強則秦弱楚弱則秦強此

其勢不兩立故為大王計莫如從親以孤秦大王不從

親秦必起兩軍一軍出武關一軍下黔中若此則鄢郢

動矣郢見前

郢

臣聞之治之其未有也患至

而後憂之則無及矣故願大王之早計之大王誠能聽

臣臣請令山東之國奉四時之獻以承大王之明制委

社稷宗廟

言諸侯輕去其國以從楚

社稷

委置其宗廟社稷以託於楚練士厲兵在

大王之所用之大王誠能聽臣之愚計則韓魏齊燕趙

之妙音美人必充後宮矣趙代良馬橐駝

匈奴奇畜

必實於

外廩故從合則楚王橫成則秦帝今釋霸王之業而有

事人之名竊爲大王不取也夫秦虎狼之國也有吞天

下之心秦天下之仇讐也橫人皆欲割諸侯之地以事

秦此所謂養仇而奉讐者也夫爲人臣而割其主之地

以外交強虎狼之秦以侵天下卒有秦患不顧其禍夫

外挾強秦之威以內劫其主以求割地大逆不忠無過此者故從親則諸侯割地以事楚橫合則楚割地以事秦此兩策者相去遠矣有億兆之數兩者大王何居焉

故敝邑趙王

肅侯

使臣效愚計奉明約在大王命之楚王

曰寡人之國西與秦接境秦有舉巴蜀并漢中之心秦虎狼之國不可親也而韓魏迫於秦患不可與深謀與深謀恐反人以入於秦故謀未發而國已危矣寡人自料以楚當秦未見勝焉內與羣臣謀不足恃也寡人臥不安席食不甘味心搖搖如懸旌旌析羽注竿首以精進士卒而無所終薄薄泊今君欲一天下安諸侯存危國寡人謹奉

社稷以從

傳有在說五國後彪謂五國之驕蘇子也革面而已并能深究橫從之利害也唯威王雅

有難奈之心念之熟矣異夫患諸國之不可合徒稱從命者也

補曰

大事記取

威王問於莫敖

楚官

子華曰自從先君文王以至不穀之

身亦有不爲爵勸不爲祿勉以憂社稷者乎莫敖子華

對曰如華不足以知之矣王曰不於大夫無所聞之莫

敖子華對曰君王將何問者也彼有廉其爵貧其身以

憂社稷者有崇其爵豐其祿以憂社稷者有斷脰決腹

脰項也一瞑而萬世不視也不視也謂死不知所益志於死耳不求利也以

憂社稷者亦有

補曰

姚本有此字

不爲爵勸不爲祿勉以憂社

稷者王曰大夫此言將何謂也

言謂誰

莫敖子華對曰昔

令尹子文

闕穀於菟

緇帛之衣以朝鹿裘以處未明而立於

朝日晦而歸食朝不謀夕無一日

元作月

月之積故彼廉

其爵貧其身以憂社稷者令尹子文是也昔者葉公子

高名諸

身獲於表薄

表野外薄林也言其初賤

而財於柱國

財材同柱國以

子高定白公之禍

見哀公十六年

寧楚國之事恢先君以揜方

城之外

恢大也集韻揜覆取也言取地以大先君之封

四封不廉

封封城廉猶禮不廉言無

事故不察治

廉隅之廉謂四竟完固不見廉隅也

一本四封不侵

名不挫於諸侯

當此之時也天下莫敢以兵南鄉葉公子高食田六百

畝

畝井田間陌

周禮十夫有溝

故彼崇其爵豐

其祿以憂社稷者葉公子高是也昔者吳與楚戰於柏

惜陰軒叢書

舉定四年注楚地兩軍

補補曰姚本有御字

之間夫卒交

千夫百夫之夫

莫敖大

心撫其御之手顧而太息曰嗟乎子乎

一本子作予

楚國亡

之日

元作月補曰姚云月一作日

至矣吾將深入吳軍若扑一人

猶若

扑擊也

正曰若發語辭扑普卜反

若粹一人

粹持髮也

以與大心者也社稷

其庶幾乎

以是為可

故斷脰決腹一瞑而萬世不視不

知所益以憂社稷者莫敖大心是也

傳不書補曰左傳柏舉之戰楚大夫

史皇以其乘廣死司馬沈尹戌傷而死句卑到而裹之司馬戌即大心也葉公諸梁之父也王氏應麟謂鮑失

昔吳與楚戰於柏舉三戰入郢寡君身出

昭大夫悉

屬

屬連俱亡

百姓離散焚冒勃蘇

定四年以為申包胥勃蘇包胥聲

近豈蚡冒之裔歟蚡符分反冒亡北反索隱云芻古本作蚡音憤亦符分反

曰吾被堅執銳

堅甲銳兵也

赴強敵而死此猶一卒也不若奔諸侯於是羸

糧潛行上崢山

崢嶸之山

踰深溪蹠穿膝暴

蹠足下暴傷也

七日而

薄秦王

哀公

之朝雀立不轉

雀立踟也

晝吟宵哭七日不得告

水漿無入口癘而殫悶

癘狂殫氣絕也

詩癘

旄不

知人

旄旄同無目也旄旄同無目也

秦王聞而走之

疾趨也

冠帶

不相及左奉其首右濡其口勃蘇乃蘇

蘇死更生也

秦王身

問之子孰誰也蔡冒勃蘇對曰臣非異

言非他人

楚使

造整

楚官

鮑見楚官有上造大良造遂為此謬說

按字書整張雷反引擊也山曲口整此無義蓋音

戾字通

又音列罪也當是此字新造整似言始

蔡冒勃

蘇吳與楚人戰於柏舉三載入郢寡君身出大夫悉屬

百姓離散使下臣來告亡且求救秦王顧令元作不

起寡人問之萬乘之君得罪一士社稷其危今

此之謂也遂出革車千乘卒萬人屬之子滿與子虎下

塞以東與吳人戰於濁水出齊郡屬之媯山而大敗之

亦聞於遂浦楚地缺或吳夫遂也蓋聞一說在彼一在

見前秦策故勞其身愁其思以憂社稷者莽冒勃蘇

是也吳與楚戰於柏舉三戰入郢君王身出大夫悉屬

百姓離散蒙穀楚將結鬪於宮唐之上豈高唐邪舍鬪

奔郢曰若有孤時木知昭王存楚國社稷其庶幾乎遂

入大宮負雞次之典楚國法也雞一作雞是所以治雞

守者皆離其局以浮於江逃於雲夢之中昭王反郢五

官失法百姓昏亂見齊策蒙穀獻典五官得法而百

姓大治此蒙穀之功多與存國相若封之執圭田六百

畛蒙穀怒曰穀非人臣社稷之臣苟社稷血食血謂餘

豈患無君乎當作余遂自棄於磨山之中後志磨城子

此山名城也高云漢注引歷山姚氏引李通傳論

曰昔蒙穀負善不徇楚難注引策吳楚戰於相舉蒙穀

奔入宮負離次之典浮江云云苟利社稷余至今無冒

豈患無君乎遂棄於歷山也唐字說見秦策故不為爵勸不為祿勉以憂社稷者蒙穀

是也王乃太息曰此古之人也今之人焉能有之邪莫

敖子華對曰昔者先君靈王好小腰楚士約食約猶馮

而能立

馮依也

式而能起

式小低貌

補曰

軾車前橫木有

而後能起言以約食故無也或疑士不當言細腰荀

子云楚莊王好細腰故朝有餓人一木標墨子云楚靈

王好士細腰故其臣皆三飯為節脇息而復帶淵牆而

後起尹文子韓非子皆言一國有飢色餓人今按墨子

三卷中無此文三卷者別食之可欲忍而不入死之可

本也古墨子篇數不止此**補曰**當聞之其君好

惡然而不避一作就而**華章**元作章**補曰**當

發者發發矢其臣決拾車攻注決鉤弦拾遂也遂發也

著於右手大指所以鈞弦闔體拾以君王直不好若君

皮為之著於左臂以遂弦亦名遂

王誠好賢此五臣者皆可得而致之

蘇子謂楚王曰仁人之於民也愛之以心事之以善言

孝子之於親也愛之以心事之以財忠臣之於君也必

進賢人以輔之今大王之大臣父兄好傷賢以爲資

藉厚賦斂諸臣百姓使王見疾於民非忠臣也大臣播

王之過於百姓多賂諸侯以王之地是故退王之所愛

王所愛者必不播割與大臣異趣故大臣退之亦非忠臣也是以國危臣願無

聽羣臣之相惡也慎大臣父兄言不輕用之用民之所善節

身之嗜慾以補百姓人臣莫難於無妬而進

賢爲主死易垂沙之事未詳兵略訓楚兵始於垂沙亦不注死者以千數

補爲主死易止千數爲主辱易自令尹以下事王者

以千數至於無妬而進賢未見一人也故明主之察其

臣也必知其無妬而進賢也賢臣之事其主也亦必無

妬而進賢夫進賢之難者賢者用且使已廢貴且使已

賤故人難之

此策本次蘇秦之楚之上知蘇子秦也然不可先於之楚故次之此彪謂此策人主

所當先務人臣之上節也蘇氏弟兄言之若此者二三策而已

補

蘇子未知果秦否序次無據進賢之說而

出於蘇氏不過欲時君用已而發言是而意則非也

懷王

威王子元年顯王四十年癸巳

韓公仲相

行韓公仲相四字章內初不涉韓也

補

此四字必錯簡

齊楚之交善秦

與魏遇且以善齊而絕齊於楚

補

王使景鯉之秦鯉

與於秦魏之遇

於其遇時與焉秦策有其事在惠九年後懷王初也

楚王怒景鯉

恐齊以楚遇

楚謂鯉

爲有陰於秦魏也

恐齊以此謂楚且有私於二國

且

罪景鯉爲謂楚王曰臣賀鯉之與於遇也秦魏之遇也

將以合齊秦而絕齊於楚也今鯉與於遇齊無以信魏

之台已於秦而攻於楚也將絕齊於楚而楚使與焉故齊疑之齊又畏楚

之有陰於秦魏也必重楚故鯉之與於遇王之大資也

今鯉不與於遇魏之絕齊於楚信明矣齊衍楚字楚疑行

信之必輕王故王不如無罪景鯉以視齊於有秦魏視

同示齊以齊必重楚而且疑秦魏於齊疑楚使王曰諾

因不罪而益其列列位次也下衍王曰向也止王曰鄉

也子曰天下無道今也子曰乃且攻燕者何也對曰今

謂馬多力則有矣若曰勝千鈞則不然者何也夫千鈞

非馬之任也今謂楚強大則有矣若越趙魏而鬪兵於

燕則豈楚之任也哉且非楚之任而楚爲之是敝楚也

強楚敝楚其於王孰便也

正曰姚本凡九十七字在韓策自爲一章乃楚策虞卿謂

春申之文脫簡誤衍略有不同鮑於韓策既刪去全不見其文而於此復不明言在楚策後章

補曰與魏之與

爲有之爲如字

楚王逐張儀於魏

使魏逐之儀初相魏時此七年

陳軫曰王何逐張子

曰爲臣不忠不信曰不忠王無以爲臣不信王勿與爲

約且魏臣不忠不信於王何傷忠且信於王何益逐而

聽則可若不聽是王今困也且使萬乘之國免其相是

城下之事也

此言魏恥之桓十三年主城下之盟諸侯所恥

正曰十二年

五國約以伐

行齊字

齊

補曰字

秦

秦惠後七年趙韓魏燕共攻秦此十二年

國五國伐秦可考策併言齊不可考懷王爲從長率五國伐秦之明年齊敗魏趙于觀津卽策所謂齊反趙魏者
歟昭陽謂楚王曰五國已破秦必南圖圖楚楚楚楚句王曰

然則柰何對曰韓氏輔國也言可爲楚之助好利而惡難好利

可營也營猶求可使求我惡難可懼也我厚賂之以利其心必

營我悉兵以臨之其心必懼彼懼吾兵而營我利五國

之事必可敗也約絕之後雖勿與地可楚王曰善乃命

大公事楚人**圖**無考之韓見公仲曰夫牛闌之事未詳

馬陵之難魏三十年齊破魏馬陵親主之所見也主謂公仲此言

齊強不可使益強補疑當在見字上一本主作王王苟無以五國用兵請効

列城五請悉楚國之衆行也也以圖齊元作齊補字訛

有圖於齊此下著書者云齊人反趙魏之後而楚果弗與地則

五國之事困也

五國伐秦魏欲和

補曰大事記此六國既敗求和於秦之事也

使惠施

魏相之

楚楚將入之秦

納施於秦

而使行和杜赫謂昭陽曰凡爲伐

秦者楚也

據此則楚時與伐非燕也

補曰

凡爲伐秦者楚也指爲從長而言餘說見秦策義渠君章

今施以魏來而公入之秦是明楚之伐而信魏之和也

公不如無聽惠施而陰使人以請聽秦

以和謀於秦而聽其命

云劉作德秦

昭子曰善因謂惠施曰凡爲攻秦者魏也今子

從楚爲和楚

得

元作將

補曰當作得

其利魏受其怨子

歸吾將使人因魏而和惠子反魏王

哀

不說杜赫謂

昭陽曰魏爲子先戰折兵之半

補曰折閱之折講病不減損也食列反

聽請和不得魏折而入齊秦

此折

子何以救之

救其折

東

有越累

元作纍此言越有傷楚之心越近楚故

纍

補曰此書

北無晉而交

未定於齊秦是楚孤也不如速和

和

補曰

赫此言蓋兩忠楚魏赫陳楚陰請秦

之謀以誑魏今恐魏之折入秦而復爲是說非有忠魏之心也

昭子曰善因令人謁和

於魏

補曰爲子之爲去聲

秦招楚而伐齊冷向

補曰

冷平聲倫氏之後

謂陳軫曰秦王

惠必

外向

言合他國不一於楚

楚之齊者

與齊善者

知西不合於秦必且務

以楚合於齊齊楚合燕趙不敢不聽齊以四國敵秦是

齊不窮也

兵力不屈

向曰秦王誠必欲伐齊乎不如先收於

楚之齊者楚之齊者先務以楚合於齊則楚必即秦矣

秦能收楚之善齊者則其初雖欲合齊楚今必背齊合秦以強秦而有衍晉晉楚則

燕趙不敢不聽是齊孤矣向請爲公說秦王元在韓策

張儀之楚貧初至王未之重舍人怒而欲歸張儀曰子必以衣

冠之敝故欲歸待我爲子見楚王當是之時南后懷王后

鄭褒美人補曰袖褒同周紫芝楚辭說云鄭國之女多美而善無楚懷王幸姬鄭袖當是善舞故名袖者

所以無也貴於楚張子見楚王楚王不說前嘗欲逐之於魏

可考疑此爲初見張子曰王無所用臣臣請北見晉君

楚王曰諾張子曰王無求於晉國乎王曰黃金珠璣犀

象璣珠不出於楚寡人無求於晉國張子曰王徒不好

色耳王曰何也張子曰彼鄭周之女粉白墨黑黑言其髮

墨別本作黛畫眉墨也立於衢閭非知而見之者以為神楚王曰

楚僻陋之國也未嘗見中國之女如此其美也寡人見

補補此之獨何當有見字不好色也乃資之以珠玉南后鄭

衷聞之大恐今誦張子曰妾聞將軍之晉國偶有金

千斤進之左右以供芻秣鄭衷亦以金五百斤張

王曰諾乃觴之中飲上林賦酒中樂醑注飲再拜

而請曰非有他人於此也願王召所便習而觴之便所

習所昵者便習猶便雙便毗連反王曰諾乃召南后鄭衷而觴之張

惜陰軒叢書

子再拜而請曰儀有死罪於大王王曰何也曰儀行天

下徧矣未嘗見人如此其美而儀言得美人是欺王也

王曰子釋之釋翁吾固以為天下莫若兩人也儀自辱於楚相

未嘗至楚其至楚在復相秦之四歲此十六年正曰不

可考謂曰大事記引蘇氏云儀之所以求用者其術至

此此所以言必信而功多也可不悲乎愚謂此正孟子

所謂妾婦之道莊生所謂所治愈下則所得愈多者也

策南后鄭衷為二人蘇氏止為鄭袖一人○為子之為去聲

楚懷王拘張儀以其欺楚將欲殺之靳尚楚人為儀謂楚

王曰拘張儀秦王必怒天下見楚之無秦也楚必輕矣

又謂王之幸夫人鄭衷曰子亦自知且賤於王乎鄭衷

曰何也尚曰張儀者秦王惠之忠信有功臣也今楚拘

之秦王欲出之秦王有愛女而美又簡擇宮中佳

衍術

目一麗好翫

人之可好可翫者

習音者以權從之

習音

目本無

權也以從愛女

目沐邑

以邑爲女欲因張儀內之楚王楚王必愛

資強秦以爲重挾寶地以爲資勢

補疑有缺字

妻以臨于楚王惑於虞樂必厚尊敬親愛之而忘子子

益賤而日疏矣鄭裒曰願委之於公爲之柰何曰子何

不急言王出張子張子得出德子無已時秦女必不來

而秦必重子子內擅楚之貴外結秦之交畜張子以爲

用子之子孫必爲楚太子矣此非布衣之利也

衷遽說楚王出張子

此十八年

補

史楚願得張儀而

請行曰臣善靳尚尚得事鄭爽爽所言皆從遂使楚儀固已料是謀之必中矣

楚王將出張子

姚本自爲一章今從之

恐其敗己也

補姚云

靳尚謂楚王曰臣請隨之儀事王不善臣請殺之楚小

臣靳尚之仇也謂張旄

魏之用事者

曰以張儀之智而有秦

楚之用君必窮矣君不如使人微要靳尚而殺之

微不顯也

使若儀殺之

楚王必大怒儀也彼儀窮則子重矣楚秦相難

則魏無患矣張旄果令人要靳尚刺之楚王大怒秦

補

秦自攝兵而戰秦楚爭事魏張旄果大重

彪謂張旄欲窮儀則

如殺儀斯已矣今不殺儀顧從說者殺尚以儀之智爲是以免於死也**補**大事記靳尚之出張儀欲以求福

也反以殺身事變之來亦安可逆料哉此可為小人之
戒屈原曰前大王見欺於張儀儀至臣以為大王烹之
吁豈惟屈原雖庸人孰不謂然懷王聽靳尚鄭襄之言
而出之既出之又忍其欺已而侯尚隨之不悟其誑尚
之見殺則雖怒而終不能誅儀也杜忠言惑邪說玩弄
於儀掌股之上召寇師喪國亡身死有餘責特以為
秦人詐誘天下反從而憐之計其
愚闇強復六國之主無與革也

張儀為秦破從連橫說楚王在鄭袖曰秦地半天下兵

敵四國四方被山帶河補曰姓及別本有以為固被寢

喻其虎賁之士百餘萬漢官儀虎賁戴鶡冠屬中郎將

也周禮有虎車千乘騎萬匹栗如丘山法令既明士卒

安難樂死死難兵主嚴以明將正以武雖無出兵甲席

卷常山之險收取之如卷席之易無遺也恆山屬趙之

元氏此作常劉向遊文帝諱也正義

云常山在鎮州西
記已作常溪時傳寫所改

史

折天下之脊天下後服者先

亡且夫爲從者無以異於驅羣羊而攻猛虎也夫虎之

與羊不格明矣

格猶敵

今大王不與猛虎而與羣羊竊以

爲大王之計過矣凡天下強國非秦而楚非楚而秦兩

國敵倖交爭

倖齊等也

其勢不兩而大王不與秦秦下甲兵

據宜陽韓之上地不通

上流之地

後語作上黨地

下河東取成臯

韓必入臣於秦韓入臣魏則從風而動秦攻楚之西韓

魏攻其北社稷豈得無危哉且夫約從者聚羣弱而攻

至強也夫以弱攻強不料敵而輕戰國貧而驟舉兵此

危亡之術也臣聞之兵不如者勿與挑戰粟不如者勿

與持久

持相

夫從人者飾辯虛辭

飾緣飾非實也

高主之節行

言其利而不言其害卒有楚禍

秦伐楚之禍史作秦禍意同

無及爲

已是故願大王之熟計之也秦西有巴蜀方船積粟起

於汶山

居貧切屬蜀都前氏道卽岷山故唐志茂州汶山注有岷山

循江而下至郢

三千餘里舫船載卒

舫平音併舟也

一舫載五十人與

三月之糧下水而浮一日行三百餘里數雖多不費

汗馬之勞不至十日而距扞關

距本雞足故訓至楚記

之儀傳注巴郡魚復有扞水關

徐廣云魚復有扞

拒扞關驚則從竟陵以東盡城守矣黔中巫郡非王之

有已秦舉甲出之武關南面而攻則北地絕

北竟之地非幽州郡

秦兵之攻楚也危難在三月之內而楚恃諸侯之救在

半歲之外此其勢不相及也夫恃弱國之救而忘強秦

之禍此臣所以爲大王之患也且大王嘗與吳人五戰

史不

三勝而亡之陳卒盡矣

陳猶故陣字姚云曾作陣

有偏守

新城

一偏之成繕築之城

而居民苦矣臣聞之攻大者易危而民

傲者怨於上夫守易危之功而逆強秦之心臣竊爲大

王危之且夫秦之所以不出甲於函谷關十五年以攻

諸侯者陰謀有吞天下之心也

諸侯自當作攻不出甲

函谷關十五年此辯士夸辭非實史作攻齊趙按此

二年五年六年皆有攻趙之事而攻齊則無之若云不

攻齊則猶可通也陰謀一本無謀字

楚嘗與秦構難戰於漢中楚人不勝

通侯執珪

徹侯漢諱武帝作通此亦死者七十餘人遂

說見前

亡漢中楚王大怒興師襲秦

補曰諸本有此四字

與秦

戰於藍田又卻

秦惠十三年取漢中又敗之藍田此十年此處與上章所稱楚王皆後人追

書此所謂兩虎相搏者也夫秦楚相敵而韓魏以全制

其後計無過

危一作

於此者矣是故願大王熟計之也秦

下兵攻衛陽晉必關

元作開

補曰

姚云一本作關史同

義扃天下之匈

上二邑天下之中也故喻之匈秦下兵

舉宋

補曰

索隱云以常山為天下脊則衛及陽晉當天

下匈其地是秦晉齊楚之交道也據之是關天下匈他

動也大王悉起兵以攻宋不至數月而宋可舉舉宋

而東指則泗上十二諸侯盡王之有已凡天下所信約

從親堅者蘇秦封爲武安君而相燕卽陰與燕王謀破

齊共分其地乃佯有罪出奔入齊齊王閱因受而相之

居二年而覺齊王大怒車裂蘇秦於市按史秦事覺在此其死後儀以此

明其以詐死耳蘇秦爲客所刺設計以取賊故夫

車裂而得賊今儀言如此蓋借事爲說破從親也

以一詐僞反覆之蘇秦而欲經營天下混一諸侯其不

可成也亦明矣今秦之與楚也接境壤界固形親之國

也其勢當親大王誠能聽臣臣請秦太子入質於楚楚太子

入質於秦請以秦女爲大王箕帚之妾帚糞也以酒掃之役自居

大事記其說諸侯皆曰事秦獨楚曰云云以楚取強故爾効萬家之都以爲湯沐之

邑長爲昆弟之國終身無相攻擊臣以謂計無便於此

者故敝邑秦王

惠

使使臣獻書之從車下風

此書國書非此書將迎

之際必有風焉不須以決事

楚王曰楚國僻陋託東海

之上寡人年幼

言其為從時

不習國家之長計今上客幸教

以明制

秦王之制詰

寡人間之敬以國從乃遣使車百乘獻

雞駭之犀

抱朴子通天犀中有一白理如線置夜光之

璧

鄒陽言魏文侯歸於秦王

傳在諸國之先

事秦故楚救儀之後所說止五國儀說楚王與秦和親

楚王既得張儀而重出黔中地欲許之屈平諫不聽卒

許儀遂說韓齊趙燕皆聽儀歸報未至惠王薨

張儀相秦復相謂昭睢曰楚無郢郢漢中有所更得乎

此皆楚之要地無此則危亡安能有他曰無有曰無昭過陳軫有所更得

乎曰無所更得

二臣楚之良也無此二臣不能復得良臣此儀爲秦謀去楚謀臣也

張儀

曰爲儀謂楚王逐昭過陳軫請復郢郢漢中

秦惠十三年取漢中

故至是許復之郢郢此時不書此策儀知楚王重地輕人故使雎言之二人逐則楚無良臣雎必得其處也

昭雎歸報楚王

雎蓋畔楚善儀者

楚王說之有人謂昭過曰甚

矣楚王不察於名者也韓求相工陳藉

周策陳作師而求周使相之

周不聽魏求相綦母恢而周不聽何以也

周曰

補曰姚云一

本有是列縣畜我也

待我如縣吏

今楚萬乘之強國也大王

天下之賢王也今儀曰逐君與陳軫而王聽之是楚自

符

元作行

是待字

不如周而儀重於韓魏之王也且儀

之所行有功名者秦也

欲立功名於秦

所欲貴富者魏也

取富貴於

魏欲爲攻於魏

爲魏人伐

必南伐楚故攻有道外絕其交

謂與內逐其謀臣陳軫夏人也

夏中國也

習於三晉之事故逐

之則楚無謀臣矣今君能用楚之衆故亦逐之則楚衆

不用矣此所謂內攻之者也而王不知察今君何不見

臣於王請爲王使齊交不絕

補絕

姚本疊齊

儀聞之其

効鄢郢漢中必緩矣

齊楚大國也儀惡其合今合而與之地則楚益勁儀必不爲也是

昭雖之言不信也王必薄之

楚王令昭雖之秦重張儀

說秦使重之

未至惠王死武王逐

張儀王因收昭雖以取齊

收捕繫之也雖善儀而齊惡儀秦既逐儀楚故捕繫雖以

外儀而合於齊

則與收韓魏字義頗異恐有差誤

以收爲捕繫

桓臧

楚人

爲雖謂楚王

曰從

元作橫

親之不合也儀貴惠王

爲王所貴

而善睢也今

惠王死武王立儀走公孫郝甘茂貴甘茂善魏公孫郝

善韓二人固不善睢也必以秦合韓魏韓魏之重儀

重儀有秦而睢以楚重之今儀困秦而睢收楚困謂見

韓魏欲得秦必善二人者郝與二人者補三字姚

人將收韓魏輕儀而伐楚以楚管方城必危王不如復

睢復其位而重儀於韓魏儀據楚勢挾魏重以與秦爭魏

不合秦絕句王亦不從不從秦則方城無

患

張儀逐惠施於魏儀時隙秦相惠子之楚楚王受之焉

郝楚人

謂楚王曰逐惠子者張儀也而王親與約

與施相結

是

欺儀也臣為王弗取也惠子為儀

來者

元作者來

者來而惡

王之交於張儀惠子必弗行也

此設辭也施以儀逐之而來必有惡儀之言使

施善儀為儀而來豈行此惡儀之言哉

謂逐惠施

者張儀而王與施結約則是欺儀臣所以為王不取惠施為儀逐來歸而使王與儀交惡施亦不必行此

且宋王

君

之賢惠子也天下

莫不聞也今之不善張儀也

今謂

天下莫不知也今為

事之故

今為楚國事

棄所貴於讎人

貴謂儀讎謂施不善儀也楚王嘗貴儀而今受

施是為儀之讎而棄儀也

臣以為大王輕矣且為事邪

誠有意為國事者

不如舉惠子而納之於宋而謂張儀曰請為子勿納也

今必德王

今謂儀德王本儀必德王

一而惠子窮人而王奉之又必

德王此不失為儀之實而可以德惠子王曰善乃奉惠

子而納之宋

以爲之爲如字

陳軫

元作告

當作去

楚之魏張儀惡之於魏王

哀正當

是惠

曰軫猶善楚爲求地甚力左爽

未詳

謂陳軫曰儀善

於魏王魏王甚信之公雖百說之猶不聽也公不如以

儀之言爲資

儀言已爲楚因以其言聞之楚

而得復楚

楚聞其爲楚故復之

陳軫

曰善因使人以儀之言聞於楚楚王喜欲復之

策有同魏

魏王

哀正無考

遣楚王美人楚王說之夫人鄭裒知王之

說新人也甚愛新人衣服玩好擇其所喜而爲之宮室

臥具擇其所善而爲之愛之甚於王王曰婦人所以事

夫者色也而妬者其情也今鄭裒知寡人之說新人也其愛之甚於寡人此孝子之所以事親忠臣之所以事君也鄭裒知王以己爲不妬也因謂新人曰王愛子美矣雖然惡子之鼻子爲見王

爲此惡鼻故

則必揜子鼻

新人見王因揜其鼻王謂鄭裒曰夫新人見寡人則揜其鼻何也鄭裒曰妾知也王曰雖惡必言之鄭裒曰其似惡聞王之臭也

王蓋有臭疾

王曰悍哉令劓之無使逆命

不通新人之言

雖惡之惡如字

楚王后死

自張儀拘時獨言鄭裒則后死久矣

無

未立后也謂昭魚曰公何以不請立后也昭魚曰王不

聽是智困而交絕立后也

新所立后
一本立作於

然則說者不

買王雙珥令其一善而獻之王明日視善珥所在因請

立之

補曰不買上宜有何字說
見齊策此等何足紀載

齊明說卓滑

疑卽
淖滑

以伐秦滑不聽也齊明謂卓滑曰明

之來也

蓋自
秦來

爲樗里疾卜交也明說楚大夫以伐秦皆

受明之說也唯公弗受也臣有辭以報樗里子矣卓滑

因重之

此明因敗爲成之說也樗里滑之所欲交也滑
不聽明明懼見輕爲善於疾而言以此報疾故

滑重
之

或謂黃齊曰人皆以謂公不善於富摯

皆楚
人

公不聞老

萊子

楚有
道之士

之教孔子事君乎示之其齒之堅也

補曰
姚云

一本齒下有
曰齒二字

六十而盡相靡也

靡摩同
研也

今富摯能

有材

而公重不相善也

重猶甚

是兩盡也

謂兩強俱斃若

齒之相摩以就盡也

諺曰

傳言曰諺

見君之乘下之

乘馬也在

見杖起之

在坐則起

下音戶起
音去上聲

今也王愛富摯而公不善也是不臣也

處謂王之

所愛誠善人也正人也尊之敬之禮也如不善不正方

常爲王力排而亟去之今日王愛之亦愛何義也此正

蓋以富摯能爲足愛也夫能之不善不正亦多矣不可

不察也**補**說苑常擬告老子曰舌之存也豈非以其

柔邪齒之亡也豈非以其剛邪孔子曰叢子云老萊子謂子

思口子不見夫齒乎雖堅剛卒盡相摩舌柔順終以不

傲按史記及漢志並云孔子與老

秦伐宜陽

此二十一年

楚王謂陳軫曰寡人聞韓

期

元作侈下同

侈巧士也習諸侯事殆能自免也

危於危亡也公仲時守宜陽

爲其

必免吾欲先據之以加德焉陳軫對曰舍之王勿據也

以韓明侈之智於此困矣今山澤之獸無黠於麋鹿屬

黠慧也慧者儼敏也麋知獵者張網前而驅已也因還走而冒人

蒙犯即人至數獵者知其詐音朔數偽舉網而進之偽舉

不趨網網使其進而即麋因得矣今諸侯明知此多詐偽舉網

而進者必衆矣舍之王勿據也韓明侈之智於此困矣

楚王聽之宜陽果拔陳軫先知之也此策亦可作韓侈

故作册說

見秦韓等策四國伐楚楚記二十八年秦齊韓魏共攻楚楚令昭睢將以距拒秦楚

王欲擊秦昭睢不欲桓臧爲昭睢謂楚王曰睢戰勝三

國惡楚之強也恐秦之變而聽楚也必深攻楚以勁秦

堅其伐秦王昭怒於戰不勝必悉起而擊楚是王與秦

相罷音疲而以利三國也戰不勝秦秦進兵而攻不如益

昭唯之兵令之示秦必戰秦王惡與楚相做而令天下

補相做令於天下謂以秦可以少割而收害也秦見楚

必割地與楚和戰伐之害可息也收猶息秦惡與

楚相做而不戰則楚可以少割地而收秦一本無害字

是秦楚之合而燕趙魏不敢不聽三國可定也

城渾周出周自周出有誤字出周下連三人之文疑為人

於楚至於新城莊六年注新城與新密今榮陽密也漢

曰傳作莊誤新城說見秦策下章言新城渾說其令曰

曰城陽人陽城在汝州當是與此近者趙策受馮亭上黨亦鄭

云千戶封縣令今楚亦有此稱變古者非特秦矣鄭

魏者楚之與國集韻而充反而秦楚之強敵也鄭魏之

弱而楚以上梁應之此山陽濟陽故梁近楚故也**曰**

上梁宜陽之大也時秦已得之楚以弱新城圍之蒲

坂平陽相去百里秦人一夜而襲之安邑不知此言百里

不相知况下新城上梁相去五百里秦人一夜而襲之

上梁亦不知也今邊邑之所恃者非江南泗上也漢志楚分

野言江南地廣云此皆遠哉故非所恃漢志言楚分野

云江南平地故知其稽策語難曉注強解尤甚

故衍楚楚王何不以新城為主郡也主猶守也為郡則

士馬盛可以備秦

謂之主郡又郡縣說見秦策邊邑甚利之此渾言其意

新城公楚縣尹大說乃為衍王字具駟馬乘車五

百金之楚衍盡盡補曰城渾得之遂南交於楚

楚王果以新城為主郡城書作城而太子有楚秦太子幾瑟也韓

韓公叔有齊魏得二國而太子有楚秦襄十二年蘇代

曰公叔伯嬰恐秦楚之納以爭國補曰公叔主咎公仲

幾瑟是也此二十九年秦記注南陽縣有

策鄭申為楚使於韓矯以新城陽人補曰正義

引括地志云陽人予太子楚王怒將罪之對曰臣矯予

之以為國也臣為太子得新城陽人以與公叔爭國而

得之得其國事齊魏必伐韓韓氏急必懸命於楚又何新城

陽人之敢求太子不勝

不勝公叔

然

元作

然而不死今將倒

冠而至

言其歸楚之疾

又安敢言地楚王曰善乃不罪也

韓襄策語

同

楚杜赫說楚王以取趙王曰與

補

一本作且與

之五大夫

楚官

而令私行陳軫謂楚王曰赫不能得趙五大夫不可收

也是

元作得

補

一作是

賞無功也得趙而王無加焉是無

善也

不賞其善如不有之

王不如以十乘行之杜赫怒而不行陳

軫謂王曰是不能得趙也

楚王問於范環曰寡人欲置相於秦孰可對曰臣不足

以知之

補

史楚懷王新與秦婚而權秦聞甘茂在楚使人謂楚王曰願送甘茂於秦云云環史作竭

王曰吾相甘茂可乎范環對曰不可王曰何也曰夫史

舉上蔡之監門也大不知元作如下同補事君小不

知處室以苛廉聞於世詩小甘茂事之順焉言大不故

惠王之明武王之察張儀之好譖甘茂事之取十官而

無罪茂誠賢者也然而不可相秦秦之有賢相也非楚

國之利也且王嘗用補滑史於越召滑見而納

句章屬會稽昧之難昧唐昧楚將此二十八年越亂故楚

南察瀨湖察猶治也言楚有而治之南陽有厲音頓

察作而野江東以江之東為野此言楚雖有唐昧計王

之功所以能如此者越亂而楚治也今王已用之於越

矣而忘之於秦臣以爲王鉅速忘矣鉅大也王若欲

置相於秦乎若公孫郝者可夫公孫郝之於秦王昭親

也補曰史少與之同衣長與之同車被王衣以聽事其

重素眞大王之相已楚相而曰王之相蓋王相之楚國之

大利也甘茂傳有人地小異補曰上蔡史俱作下蔡未

魏相翟強死爲甘茂謂楚王曰魏之幾相者言危欲公

子勁也秦勁也相魏魏秦之交必善勁秦人而魏相之

秦魏之交完則楚輕矣故王不如與齊約相甘茂於魏

齊王閔好高人以名今爲其行人楚爲齊請如其使者

請魏之相齊王必喜魏氏不聽交惡於齊齊魏之交惡

必爭事楚魏氏聽甘茂與樛里疾質首之讎也質言欲易取其

首而魏秦之交必惡疾相秦茂相魏故又交重楚也

齊秦約攻楚楚令景翠以六城賂齊太子爲質此二十九年太

子昭雎謂景翠曰秦恐且因景鯉蘇厲而效地於楚公

出地以取齊猶收鯉與厲且以收地取秦收前所効者蓋二人

之辭曰楚出地取齊楚既弱矣何足與地秦收所効必

悅二人也謂景鯉乃楚臣秦可因之以責地見楚弱

而勸秦收所公事必敗楚不得秦地由翠公不如令王

効之地恐非重賂景鯉蘇厲使入秦二人得楚賂不秦恐以齊楚必

不求地不收而合於楚若齊不求是公與約也兩國各

而止攻是約者復和也與如與國之與和好也言翠能

七年割三城和齊韓魏一事兩懷王末年楚益以弱雖
合齊秦未必遽懼而割也効地於楚者令楚効地恐言
恐或如此之辭也景翠必與景鯉蘇厲不合者故雖言
翠既以地賂齊則秦恐或且因蘇厲景鯉而令楚効地
是翠出地取齊而二人收所出之地以取秦翠事豈不
敗乎今不如重賂二人使人秦爲解則秦恐或必不求
地而與楚合齊見秦楚之合若不求地則是公能和好
結約也○秦恐必不求地秦字疑當作齊謂重賂二人
入秦則齊知秦楚之和恐不敢求所賂之
地若果不求是公能和好結約也說亦通

術視人秦伐楚楚令昭鼠以十萬軍漢中昭雖勝秦於重

巨屬平原非蘇厲謂宛公昭鼠鼠爲曰王欲昭雖之乘

秦王楚王必分公之兵以益之秦知公兵之分也必出

漢中出兵請爲公令芊元作辛我謂王我楚人

如以私告曰秦兵且出漢中則公之兵全矣欲其備秦

楚王者

兵

秦敗楚漢中

此三十年秦伐楚取入城宜得漢中

楚王入秦秦王昭留之

游騰為楚謂秦王曰王挾楚王而與天下攻楚則傷行

矣不與天下共攻之則失利矣王不如與之盟而歸之

楚王畏

畏畏秦

必不敢背盟

背盟

補二字復有背盟二字

宜

王因與

三國攻之義也

彪謂此言亦可聽也而秦志在亂楚不為之動所以卒併天下後人守此

頃襄王

懷王子元年赧王十七年癸亥

楚襄王為太子之時質於齊懷王薨太子辭於齊王

閱

而歸齊王隘之

隘猶阻未即許求地也

予我東地五百

里乃歸子子不子我不得歸太子曰臣有傳請退

元作追

追

字詭

退

而問傅慎子曰獻之地所以爲身也愛地

不送死父不義臣故曰獻之便太子入致命齊王曰

致命

歸誠之言

如項羽使人致命懷王

送致命令

敬獻地五百里齊王歸楚太

子太子歸卽位爲王齊使車五十乘來取東地於楚楚

王告慎子曰齊使來求東地爲之柰何慎子曰王明日

朝羣臣皆令獻其計上柱國子良入見王曰寡人之得

求反求反國主墳墓復羣臣復見歸社稷也以東地五

百里許齊令使來求地爲之柰何子良曰王不可不與

也王身出玉聲許強萬乘之齊而不與則不信後不可

以約結諸侯請與而復攻之與之信攻之武臣故曰與

之子良出昭常入見王曰齊使來求東地五百里爲之
柰何昭常曰不可與也萬乘者以地大爲萬乘今去東
地五百里是去戰國之半也有萬乘之號而無千乘之
用也不可臣故曰勿與常請守之昭常出景鯉入見王
曰齊使來求東地五百里爲之柰何景鯉曰不可與也
雖然楚不能獨守王身出玉聲許萬乘之強齊也而不
與負不義於天下楚亦不能獨守

補曰姚云曾本固去
王身止獨守二十七

字

臣請西索救於秦景鯉出慎子入王以三大夫計告

慎子曰子良見寡人曰不可不與也與而復攻之常見
寡人曰不可與也常請守之鯉見寡人曰不可與也雖

然楚不能獨守也臣請索救於秦寡人誰用於三子之

計慎子對曰王皆用之王怫然作色曰

怫鬱也音拂當與孟子

怫然之怫同義怒變色也

何謂也慎子曰臣請効其說而王且見其

誠然也王發上柱國子良車五十乘而北獻地五百里於齊發子良之明日遣昭常爲大司馬令往守東地遣昭常之明日遣景鯉車五十乘西索救於秦王曰善乃遣子良北獻地於齊遣子良之明日立昭常爲大司馬使守東地又遣景鯉西索救於秦子良至齊齊使人以甲受東地昭常應齊使曰我典主東地

典猶職主猶守

且與死

生

地有則生失地死之悉五尺至六十三十餘萬敝甲鈍兵願承

下塵

凡人相趨則有塵戰亦有塵不敢與齊抗故言下也

齊王謂子良曰大夫來

獻地今常守之何如子良曰臣身受命做邑之王是常

矯也王攻之齊王大興兵攻東地伐昭常未涉疆秦以

五十萬臨齊右壤曰夫隘楚太子弗出不仁又欲奪之

東地五百里不義其縮甲則可

縮斃也蓋束之

不然則願待戰

齊王恐焉乃請子良南道楚西使秦解齊患士卒不用

東地復全

彪謂此四臣皆國士也襄王無若人豈能反

舅犯數此書三書懷王薨而太子歸史記獨謂太子歸

而王乃薨又謂王逃歸不達薨夫秦能劫留之豈不能

衛之孟嘗之逃先以計免猶危不脫楚王何以能逃可

疑也楚王亡死太子在外郢中必立王以絕秦望太子

以齊之重歸義嗣也其誰敢干之於是王乃定齊策乃

云忠王而走太子則是太子卒不得位亦非也蓋郢中

立王時蘇子以此策十田文而語友以九可文不之用

世猶載其語也補曰頃襄之辭於齊齊隘之以割地雖

不職非不信也齊使之來當直拒之昭常之不與是矣

然不知由地而較計於大小之間抑未矣子良之與而

復攻繆矣景鯉為之索救於秦夫不共戴天之讎在所

當絕尚忍乞哀而求援哉鯉罪特甚也慎子不知擇其

是非決以大義請皆用之則兼其失矣且秦之責齊曰

隘楚太子不仁奪東地不義斯言也出於讎國之口而

四入皆無一語及之尚何足稱乎○餘說並見齊策○

春秋戰國之時在他國而逃歸者多矣豈無衛之者邪

以此疑懷王之逃不可也補曰使

車使人之使如字為身之為去聲

女阿詳未謂蘇子曰秦栖楚王懷王見劫危太子者公也

今楚王歸以此書及史考之王皆不歸今太子南自齊

此蓋其喪歸補曰此謀度之言

南為公必危公不如令人謂太子曰蘇子知太子之怨已

也必且務不利太子太子不如善蘇子蘇子必且為太

子入矣

入言其歸之之深也

蘇子乃令人謂太子太子

復請於蘇子

詳此亦無走太子之事

疑此乃齊策

錯脫文說薛公策末欠蘇子自解於薛公一節此為蘇子自解於太子也疑亦有差舛

長沙之難

長沙荆州國懷二十九年秦大破楚

楚太子

橫為質於齊楚王死薛公歸太子橫因與韓魏之兵隨

而攻東國太子懼

本其初言之亦明此非新立王死

昭蓋曰不若令屈

署以新東國為和於齊

新字疑衍以動秦秦恐齊之敗東國

上言齊與兵攻故地此恐其敗而令行於天下也必將救我太子曰善

遽令屈署以東國為和於齊

此即子良之秦王昭聞之

懼令

元作

辛

當作

戎告楚曰母與齊東國吾與子

出兵矣

有獻不死之藥於荆王者謁者操以入中射之士

射人

中者

正曰

韓非子注

問曰可食乎曰可因奪而食之王

怒使人殺中射之士中射之士使人說王曰臣問謁者

曰可食臣故食之是臣無罪而罪在謁者也且客獻不

死之藥臣食之而王殺臣是死藥也王殺無罪之臣而

明人之欺王王乃不殺

彪謂此射士乃不可不殺荆王

何有謁者曰可食非謂汝可食也藥之能不死者乎人

耳非能使刑者不死且人以獻王何與汝而問之是安

得無罪也**正曰**人獻藥於王奪而食之固不得為無罪

而罪不至於死者世豈有不死之藥哉明王之欺王此

士之欲以悟王也其志則忠矣鮑謂不可不殺淳哉

曰自齊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三神山而方士盛楚臣

有獻不死之藥者知當時此術蔓延浸淫不獨燕齊然也屈平遠游之篇曰一氣孔神兮於中夜存虛以待老兮無爲之先長生久視之方無以易此惜乎楚王之不知也此策時亦無考

齊以淖君之亂補事補姚云一本添離字秦其後秦欲取齊與齊合

故使蘇涓之楚涓固皆秦人令任固之齊齊明謂楚王曰秦

王昭欲楚不若其欲齊之甚也其使涓來以示齊之有

楚以有楚之親示齊以資固於齊為任固資齊見楚見其納涓必受固是

楚此有王字補一本之聽涓也適為固驅以合齊秦也所謂資固

齊秦合非楚之利也且夫涓來補有之辭一本此下之辭必

非固之所以之齊之辭也涓之辭必厚楚而薄齊王不

如令人以涓之辭設固於齊慢欺也以涓薄齊之辭告齊則固言厚齊者非實齊

必以固齊秦必不合齊秦不合則王重矣王欲收齊以

爲欺已攻秦漢中可得也王卽欲以秦補補齊淮泗之

間亦可得也元在齊策

莊辛楚人謂楚襄王曰君王左州

侯右夏侯楚莊王之後以諡爲號從鄢陵君與壽陵君皆楚之寵幸臣也從

之專淫逸侈靡不顧國政到都必危矣襄王曰先生老

悖乎悖背道也將以爲楚國妖祥乎莊辛曰

臣誠見其必然者也非敢以爲國妖祥也君王卒幸四

子者不衰楚國必亡矣臣請避於趙淹留以觀之淹亦

莊辛去之趙留五月秦果舉鄢郢巫上蔡陳之地此二十一

年白起拔

襄王流揜於城

元作

城陽

流謂走揜覆也謂自匿成陽屬汝南

若城陽乃齊也

保於陳城當是指此城爾

於是使人發騶

騶廐

徵莊

辛於趙

徵謂

莊辛曰諾莊辛至襄王曰寡人不能用先

生之言今事至於此爲之柰何莊辛對曰臣聞鄙語曰

見兔而顧犬未爲晚也亡羊而補牢

牢閉養

未爲遲也

臣聞昔湯武以百里昌桀紂以天下亡今楚國雖小絕

長續短猶以數千里豈特百里哉王獨不見夫蜻蛉乎

蟲一名

桑根也六足四翼飛翔乎天地之間俛啄蚊蚋而食之

仰承甘露而飲之自以爲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五

尺童子方將調

元作

鉛

當作

膠

絲

以餌之又施膠

於絲以擊之顏師古急就章注以藥消米取汁而

煎之溲弱者為餠形怡然此謂調以膠絲也淮南子

柳下惠見餠曰可以養疾侍老跣見餠曰可以黏牡呂氏

春秋仁人得餠以養疾侍老跣見餠曰可以黏牡呂氏

或以黏也補曰一本標膠加已乎四仞之上八尺而下為

或作繆言糾繆纏繞也加已乎四仞之上八尺而下為

螻蟻食也補曰姚本此有夫蜻黃雀因是以俯嚼白粒

嚼啄也蓋以喙啄仰栖茂樹鼓翅奮翼翅強自以為無

補曰一本嚼作嚼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公子王孫左挾彈右攝丸攝引

將加已乎十仞之上以其類為招補曰一本標後語云

招晝游乎茂樹夕調乎酸醎以爲餠也倏忽之間墜於公子

之手夫雀其小者也黃鵠因是補曰鵠鵠也以游乎江海

淹乎大沼俯嚼補曰元作鱧鯉字書無仰齧葭衡衡香葦

鱧元作鱧鯉字書無仰齧葭衡衡香葦

鱧元作鱧鯉字書無仰齧葭衡衡香葦

鱧元作鱧鯉字書無仰齧葭衡衡香葦

鱧元作鱧鯉字書無仰齧葭衡衡香葦

鱧元作鱧鯉字書無仰齧葭衡衡香葦

禮蔘艾蔘蔘蔘字通凡將篇蔘從遮今俗書作蔘武陵

記云四角三角曰蔘兩角曰蔘衡與蔘並言卽蔘接余

水草也以奮其六翮羽而凌清風飄搖乎高翔自以爲無

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射者方將修其蔘元作筭盧書

無算字蔘與筭聲近集韻蔘可爲鏃盧茲同黑弓也蔘

同下文籀卽蔘此不當復有附弓把中恐是此字形聲

誰治其籀元作繪三籀黃圖綴射矢綴生綴將

加己乎百仞之上被籀元作磴磴籀籀籀以石著惟徽也籀

日廣韻隘力甘引微繳折清風而抃矣以繫矢從高集

反治玉之石籀補左補何二反振故畫游乎江河夕調乎鼎

然籀粉反徐按呂春秋與隕同故畫游乎江河夕調乎鼎

鼎籀籀絕夫黃鵠其小者也蔡元作聖聖侯之事春

及史無聖侯籀聖當作因是以南游乎高陂籀反也

靈或者古通稱歟下同因是以南游乎高陂籀反也

池

惜陰軒叢書

池

池

也此引說
文上一句
北陵乎巫山飲茹溪流
茹飲馬也故與吐反姚云後語飯茹

溪之疏注云茹
食湘波之魚
湘水出零陵屬長沙
左抱幼妾右擁

嬖女與之馳騁乎高蔡之中
卽止
而不以國家爲事不

知夫子發方受命乎
元作宣
宣
當作靈
王繫己以朱絲

而見之也
昭十一年楚子誘蔡侯般殺之于申經傳不書子發蓋使子發召之楚子靈王若宣王蔡

滅八十年矣道應訓子發伐蔡宣王郊蔡靈聖侯之事
迎人閒訓又言獲罪威王者皆失考也

其小者也君王之事因是以左州侯右夏侯輦從鄔陵

君與壽陵君飯封祿之粟
所封祿
而載方府之金
方四方金其所

也
與之馳騁乎雲夢之中而不以天下國家爲事而不

知夫穰侯方受命乎秦王
昭
填龜塞之內
填兵滿也江夏有聊卽魏

策郿隘之塞補策本韓鮑改作魏故云然燕策亦有

案左氏定四年左司馬成謂子常直轅冥陲注漢東隘

道史春申傳秦踰黽隘之塞而攻楚蘇秦傳塞郿陲正

義云申州羅山縣本漢郿縣州有清平關蓋古郿縣之

陲塞又云石城山楚母家涉郿塞亦指此而正義誤以

爲河東太陽郿城初不與楚相涉何遽忘前說也大事

記作鍾山縣按唐志申州有鍾山羅山兩縣申而投已

州今信陽軍也黽郿宇同謨萌反隘當從陲音

乎黽塞之外襄王聞之顏色變作身體戰慄於是乃以

執珪而授之爲陽陵君於淮北之地彪謂此策天下之

之東隅而收之桑榆故其季年保境善鄰差爲無事此

策爲有力焉補與淮北云云句上有缺文新序曰身

體棹栗曰謹受令乃封莊辛爲成陵君而用計焉與舉

淮北之地十二諸侯後語云而與謀秦復取淮北之地

○郿陵新亭作新安口大事記頃襄既失郿都復召莊

辛聞其言至於色變體慄此其所以能稍復故地也復

取江南十五邑在頃襄二十三年新序又載楚襄用莊

辛計舉淮北之地十二諸侯蓋喪亂之後補敗扶傾之

計皆出於辛特不能大有所爲耳劉辰

翁極詆辛小人謂何策之有皆失言

齊韓魏共攻燕燕惠七年書韓魏楚共伐燕他不書則楚當是齊此二十七年策有宋蓋

宋未滅時豈燕使太子請救於楚楚王使景陽將而救

得改楚爲齊景陽後至考烈六年猶爲將史同世家景陽救

之燕楚齊滅宋當頃襄十三年至考烈王六年凡三十

年猶相及唐裴行儉討突厥徙營事類此暮舍使左右司馬各營壁地壁軍

已植表如華表以別所舍景陽怒曰女所營者水皆至滅表滅

沒也此欲用其衆因以示神此焉可以舍乃令徙明日大雨山水大

出所營者水皆滅其表軍吏乃服於是遂不救燕而攻

魏離辭同魏離取之以與宋宋時已爲三國懼乃罷兵

魏軍其西齊軍其東楚軍欲還不可得也景陽乃開西

和門晝以車騎暮以燭通使於魏

補曰姚本車作軍通作見齊師怪

之以爲燕楚與魏謀之乃引兵而去齊兵已去魏失其

與國無與共擊楚乃夜遁楚師乃還

元在燕策補曰以救燕故在燕補曰

離及通使之使去聲

考烈王

襄王子元年赦王五

補曰名

唐

元作且從奏策

且見春申君

黃歇楚相

曰齊人飾身修行得爲

益

益謂有祿位

然臣羞而不學也不避絕江河

言雖險不避

行于

餘里來竊慕大君之義

大言其高義

而善君之業臣聞之賈

諸懷錐刃

孟賁專諸上吳人刺王子慶忌者言二人不待盛兵而後稱勇

而天下爲勇

補曰爲

西施衣褐

褐相衣

說文編泉轅注並云毛布

補曰

而天下稱美今君相萬乘之楚禦中國之難所欲者不

成所求者不得臣等少也夫梟棊之所以**爲能**元作能

爲者有刻梟鳥形者正義云博頭以散棊佐之也散謂衆棊夫一梟之

不如不勝五散獨善不如衆智**當云**亦明矣今君

何不爲天下梟而令臣等不散乎

客說春申君曰湯以**亳**皇覽今穀梁孰**補曰**史正義引

亳故城卽湯都宋州此大蒙城爲景亳湯所盟地所謂

北亳河東偃師爲西亳帝嘗及湯所都盤庚亦從都云

湯卽位後都南武王以**鎬**元作鄗**高**鎬通史復都

亳後徙西亳王於鄗鄗一音黑各反公羊桓十五年公會齊侯于鄗
常山有邑名鄗是也故與鎬異案鄗縣上林卽今長安
縣昆明池皆不過百里以有天下今孫子荀天下賢人
北鎬鎬跋

也補曰荀作孫遣宣帝諱也

君籍之以百里

補勢時爲蘭陵令

臣竊以

爲不便於君何如春申君曰善於是使人謝孫子孫子

去之趙

史言孫子春申君死而趙貧困家蘭陵不言之趙

趙以爲上卿客又說春

申君曰昔伊

補曰缺尹字

去夏入殷殷王而夏亡管仲去

魯入齊魯弱而齊強夫賢者之所在其君未嘗不尊國

未嘗不榮也今孫子天下賢人也君何辭之春申君又

曰善於是使人請孫子於趙孫子爲書謝曰癘人憐王

癘雖惡疾猶愈於劫弑故反憐王補曰癘癩也劉此不

辰翁曰此韓非語孫不應用不知非正用孫語也此不

恭之語也雖然

補曰一本此下有古無虛諺四字

不可不審察也此爲

劫弑死亡之主言也夫人主年少而矜材無法術以知

奸則大臣主斷國

專新其國

私以禁誅於己也

察其私則恐人誅己故主

斷以禁之故弑賢長而立幼弱廢正適而立不義春秋戒之

曰楚王子圍聘於鄭未出境聞王病反問疾遂以冠纓

綬王殺之因自立也

昭元年

齊崔杼之妻美莊公通之崔

杼帥其君黨而攻莊公莊公請與分國崔杼不許欲自

刃於廟崔杼不許莊公走出踰於外牆射中其股遂殺

之而立其弟景公

襄二十五年

近代所見李兌用趙餓主父

於沙三百日而殺之淖齒用齊擢閔王之筋

擢引懸於

其廟梁宿夕而死夫癘雖癰腫胞疾

癰腫切上胞當披交切

比前世未至綬纓射殿下比近代未至擢筋而餓死也

夫劫弑死亡之主也心之憂勞形之困苦必甚於癘矣

由此觀之癘雖憐王可也因為賦曰補曰賦曰以下寶

珍隋珠隋侯見大蛇傷瘰而愈之蛇不知佩兮穉衣與

絲禮后服襜褕不知異兮閭姝姝好也奢即子都美

嫵韋昭云梁王魏瞿之美女楚辭補曰荀子作閭

嫵母醜婦也補曰醜婦又甚喜之兮以瞽為明以聾為

聰以是為非以吉為凶嗚呼上天曷惟其同言舉世皆

子謂此言衰亂之極人懷私意乖異反易至於如此故

呼天而問之曰何為而可使之同乎同則合乎天理之

公是非善惡皆當於理而天下治矣明天詩曰上天甚

神無自療也療病也言天理甚明如是者必有患禍彪

踐國衰交主云云

早

惜陰軒叢書

能用豈有知之以一人言去之又以一人言召之其持
操安在也荀卿絕之宜哉卿書有與趙孝成王論兵而
史不言之趙失之卿禮義人也使卿而在楚春申必無
李園之禍此書蓋知之矣補按詩曰以下荀子無之
二句乃苑柳之辭神詩作蹈傳謂當從策也詩作焉本
言人誰不欲朝事王而王甚神窮之無不取病今借
以言天之威神甚可畏不可不畏天而取禍也○朱
子謂黃歇亂人卿乃以為託身行道之所則已誤矣思
謂卿雖非孟子比然以詩書禮義言治禁暴除害言兵
要為異於戰國之士者此篇不載於其書賦卽楚辭末
章其言弑賢良而立幼弱廢正適而立不義遠引楚國
崔杼近述李兌淖齒劇切春申甚然首以法術知好為
言則亦出申商可謂惑流俗而不篤於自信者也策獨
載此而不及其他其人又可知矣○史荀卿年五十始
游學於齊襄王時最為老師齊尚修列大夫之職而卿
三為祭酒劉向曰方齊宣王威王之時聚天下賢士於
稷下尊寵之若鄒衍山騏淳干髡之屬號曰列大夫是
時荀卿年十五始游學至襄王時最為老師齊尚修列
大夫之職而卿三為祭酒焉據二書之文則襄王時三
為祭酒也大事記取史文書卿為列大夫祭酒在襄王

五年是也朱子采劉向而文稍異曰卿少游學於齊威
威宣至襄王三爲稷下祭酒按史春申君死而卿家蘭
陵春申之死在考烈王二十五年齊王建之二十七年
也上歷襄王二十九年湣王宣王通五十九年乃及威
王之世自王建二十九年至宣王元年已爲一百有五
年卿之不逮事威王明矣蓋向之言但爲歷敘威宣之
多士其言猶先宣而後威不主爲卿言也祭酒者古人
飲食必祭席中之尊者一人當祭後因爲官號髡荷
爲列大夫之時卿年尙少其徒旣死齊修其軼而卿與
焉故卿在襄王時最爲老師而三處衆士之上也向之
言視史猶明朱子偶未之察耳史云五十始游
學向云十五史字倒置無疑朱子改之當矣

虞卿

史不書何所人

謂春申君曰臣聞之春秋

補曰此二字

於

安思危危則慮安今楚王春秋高矣而君之封地不可

不早定也爲主君慮封者莫如遠楚秦孝公封商君孝

公死而後

補

不免殺之秦惠王封冉子

穰侯也猶田曰嬰子文子

惠王死而後王奪之公孫鞅功臣也冉子親姻也然而

不免奪死者封近故也太公望封於齊邵公奭封於燕

爲其遠王室矣今燕之罪大而趙怨深趙自燕王喜以栗腹之謀伐趙

起燕四年至十二年無歲不戰十二年此故君不如北

兵以德趙踐亂燕踐奄以定身封此百代之一時也

此數語與秦策謂穰侯章趙策君曰所道攻燕非齊則

齊將攻宋章齊攻宋章皆相類燕策齊韓魏共攻魏魏齊新怨楚

昭陽救燕之役燕策齊韓魏共攻魏魏齊新怨楚昭陽救燕之役燕策齊韓魏共攻魏魏齊新怨楚

以與宋云云燕策齊韓魏共攻魏魏齊新怨楚昭陽救燕之役燕策齊韓魏共攻魏魏齊新怨楚

遠策固云魏齊新怨楚元作君雖欲攻燕將道何哉

對曰請令魏王可景閔王可言君曰何如對曰臣請到

魏而使所以信之

為所可信者

迺謂魏王曰夫楚亦強大矣

天下無敵乃且攻燕魏王曰

補曰

王曰以下脫簡誤衍在前章

鄉也子

云天下無敵今也子云乃且攻燕者何也對曰今謂馬

多方則有矣若曰勝千鈞則不然者

鈞三斤

何也夫千鈞

非馬之任也今謂楚強大則有矣若越趙魏而鬪兵於

燕則豈楚之任也

設

元作我

一作我

一作哉

非楚之任而楚為

之是倣楚也倣楚是強魏也其於王孰便也

補曰

按史考烈王元

年封敬春申君賜淮地後十五年以地邊齊言於王

也此策言楚王春秋高君之封地不可不早定則在未

封之前頃襄之時乎頃襄之二十四年趙嘗伐燕豈或

此時勸以踐燕定封亦欲其取地於他國如魏冉乎淮

北邊齊猶難之况燕地乎亦非計之便也然遠楚徙封

卒用於城吳之時皆
斯言有以啓之也

或謂楚王曰臣聞從者欲合天下以朝大王臣願大王

聽之也燕昭末年用蘇代說復約從此二十二年春申

無明據與夫因誣為信此策時不可考以為春申台從

以能勇者義之攝禍為福收也攝裁少為多智者官之

官尊榮之稱謂主其事也夫報報之反報猶反也言

其宜也謂主其事也夫報報之反報猶反也言

不報之反言復相尋墨墨之化言變化無

形惟大君能之者言其轉旋變化之妙又非勇智者所

可及也新序晉平公謂師曠甚矣子之墨墨也曠曰天
賈嬰傳墨墨不得意皆同此字義或有異唯大君能
之禍與福相貫貫猶通生與亡為鄰不偏於死偏猶專也

不偏於生

專於衛生如兩臂重於天下者

不足以載大名

不自載承也

死不專一於求生者

無所寇艾

寇外兵艾已所懲創

遭賊害而懲創則

不足以橫世

橫言莫之敵

夫秦捐德絕命

之日久矣而天下不知今夫橫入噬口

集韻噬聲也言聲說所利之事

利機

機者利其發動之機

上干主心下牢百姓也

公舉而私取利

舉謂舉措

是以國權輕於鴻毛而積禍重於

丘山

補曰此主從而黜橫者之說然意多未詳

天下合從趙使魏加

趙人全晉舊姓

鮑見見楚春

申君曰君有將乎曰有矣僕欲將臨武君

未詳

武君與卿議兵於趙孝成王前注楚將劉向稱卿至趙與孫臏議兵於孝成王前臏為齊宣王軍師世達非是

情陰軒叢書

魏加曰臣少之時好射臣願以射譬之可乎春申君曰

可加曰異日者更羸人姓與魏王處京臺之下京高也

臺名仰見飛鳥更羸謂魏王曰臣為君引弓虛發而下鳥

魏王曰然則射可至此乎更羸曰可有間鴈從東方來

更羸以虛發而下之魏王曰然則射可至此乎更羸曰

此擊也有隱痛於身猶擊也徐錯曰妾隸之子曰擊

拊故於文子擊為擊擊者罪也按此則王曰先生何以

知之對曰其飛徐而鳴悲飛徐者故瘡痛也鳴悲者久

失羣也故瘡未息而驚心未去也本未忘聞弦者音烈

而高飛烈猛也高飛欲避箭姚及一本無者字烈

作引其義為是者音之訛而衍也烈引之訛也

故瘡隕也

以瘡痛而墜

今臨武君嘗爲秦孽

當敗於秦未詳

不可爲

拒秦之將也

汗明

未詳

見春申君候問

補曰

姚云

三月而後得見談卒

春申君大說之汗明欲復談春申君曰僕已知先生矣

生大息矣

異於小休

汗明

元作

慄

補曰

焉

字書無慄字慄

不安貌踉蹌之踏非蹙

曰明願有問君而恐固

固陋也

不審君之聖

孰與堯也春申君曰先生過矣臣何足以當堯汗明日

然則君料臣孰與舜春申君曰先生卽舜也汗明曰不

然臣請爲君終言之君之賢實不如堯臣之能不及舜

夫以賢舜事聖堯三年而後乃相知也今君一旦而知

臣是君聖於堯而臣賢於舜也春申君曰善召門吏爲

汗先生著客籍五日一見著者書此語也汗明

曰君亦聞驥乎夫驥之齒至矣至言可服服元伯橙

補曰字訛車服在而上太行蹶申膝折申猶展皆尾湛

附潰濇沈同汗多故然朋當作朕連汗元作汁灑地滲

之汗與汗對汁言其重者白汗交流也白汗不緣暑而汗外

坂遷延坂坡也遷延不進負棘而不能上負所載也棘

負在背姚本伯樂遭之補曰伯樂姓孫名下車攀而哭

之解紵衣以羃之羃覆驥於是俛而噴仰而鳴聲達於

天若出金石聲補曰此聲者何也問其聲彼見伯樂之

補曰此聲

者何也

問其聲

彼見伯樂之

知已也今僕之不肖阨於州部

集韻部統也界也

堀穴窮巷

堀

也以窮巷

沈洿鄙俗之日久矣

洿濁

君獨無意滿祓僕

爲窟穴

前手浣也

使得爲君高鳴屈於梁乎

聲已之屈梁南梁

祓去惡也

德之士陸沈於時若此驥者不少而伯樂之不可不博試用

鳴之無其時可不爲之大哀邪故招延不可不博試用

不可不詳也高鳴屈於梁疑明嘗困於梁者一

本標云類要高鳴作長鳴李善注廣絕交論曰翦拂使其長鳴

引策云

楚考烈王無子

此時無子也右史云楚幽王淫卒

而立負芻司馬貞云猶有庶兄負芻及昌

春申君患之

平君劉向列女傳猶乃考烈王遺腹子

求婦人宜子者進之甚衆卒無子趙人李園持其女弟

欲進之楚王聞其不宜子恐又無寵李園求事春申君

爲舍人已而詣歸故失期

後於所期日

還謁

自召還入謁

春申君

問狀

狀事

對曰齊王遣使

讒言王建

求臣女弟與其使者飲

故失期春申君曰聘入乎對曰未也春申君曰可得見

乎曰可於是園乃進其女弟卽幸於春申君知其有身

園乃與其女弟謀園女弟承間說春申君曰楚王之貴

幸君雖兄弟不如今君相楚王二十餘年而王無子卽

百歲後將更立兄弟卽楚王更立

王後立

彼亦各貴其所

親君又安得長有寵乎非徒然也君用事久多失禮於

王兄弟兄弟誠立

有王字疊上文兄上恐亦當

禍且及身柰何以

保相印江東之封乎

封

後語云江東十二縣之

今妾

自知有身矣而人莫知妾之幸君未久誠以君之重而

進妾於楚王王必幸妾妾賴天而有男則是君之子爲

王也楚國封盡可得四封之內孰與其隔不測之罪乎春申

君大然之乃出園女弟謹舍而言之楚王楚王召入幸

之遂生子男立爲太子以李園女弟立爲王后楚王貴

李園李園用事李園既入其女弟爲王后子爲太子恐

春申君語泄而益驕陰養死士欲殺春申君以滅口而

國人頗有知之者春申君相楚二十五年考烈王病朱

英楚人觀津人朱英班志信都國觀津縣觀古玩反正義以

爲魏州觀城縣觀音館者非是又謂春申君曰世有無
充韓策觀軼章鮑移在魏作魏軼

妄之福

無妄言可必也朱子解易无妄云史作無望謂無所期望而有得焉者義亦通

又有

無妄之禍今君處無妄之世以事無妄之主安不有無

妄之人乎春申君曰何謂無妄之禍曰君相楚二十餘

年矣雖名爲相國實楚王也五子皆相諸侯今王疾甚

且暮且崩太子衰弱疾而不起而君相少主因而代立

謂攝也當國如伊尹周公王長而反政不卽遂南面稱孤

不不因而有楚國此所謂無妄之禍也春申君曰何謂

無妄之禍曰李園不治國言非將相王之舅也不爲兵將而

陰養死士之日久矣楚王崩李園必先入據本議據言不移

議欲殺制斷君命制斷矯也秉權而殺君以滅口此所

春申也

謂無妄之禍也春申君曰何謂無妄之人曰君先仕臣

爲郎中君王崩

此章唯楚王更立楚王可曰楚王餘皆後人稱之

策

策中有當曰王當曰楚

王亦有兩稱皆通者

李園先入臣請爲君剗其智殺之

剗

剗玉篇作剗尺

庸反刺也爲君之爲去聲

此所謂無妄之人也春申君曰先生置之

勿復言也李園軟弱人也僕又善之又何至此朱英恐

乃亡去後十七日

行楚字

楚考烈王崩李園果先入置死

士止於棘門之內

宮門以棘衛之

春申君後入止棘門園死士

夾刺春申君斬其頭投之棘門外於是使吏盡滅春申

君之家而李園女弟初幸春申君有身而入之王所生

子者遂立爲楚幽王也是歲秦始皇立九年矣嫪毐

呂不

韋所進以說始皇亦爲亂於秦不韋傳毒與太后私亂

母帝太后者也即薨以子爲後策於章末並敘嫪毒之事豈無意

哉二國宗姓已滅絕呂政雖一天下世僅再傳奚異楚

幽也趙與秦同姓王遷母倡族類不正亦以滅亡蓋倫

紀躓亂其不永也固宜抑諸國運盡祚窮乖冥併於一

時也歟覺夷三族而呂不韋廢彪謂春申君所以至於此

一如李氏女所陳者歸相印而老江東之封不己優乎

春申於楚非若商君之於惠文又不如不可則杖策而去

扁舟五湖爲世陶朱抑可矣春申不爲此而計出於滅

宗蓋小人患失之禍勢必有此不可不戒也朱英之此言

深矣然未聞道也春申之納女前日事耳英不以此時

匡之以大臣之義而以一卒自任雖多言亦何救於亂

哉正國凡鮑氏責春申以歸老江東杖策扁舟之事在

未納女之前可也既納之後又入其乘開之言禍根已
牢異時縱欲歸印杖策禍亦隱之豈有脫理邪其論朱
英以未聞道尤謬納女事祕人豈知之英之事歇又淺
觀其說而不聽可見責以匡正大臣之義豈其然乎
越絕書記李園女弟環謂園王老無嗣可見我於春

申君圍難之又令求謁於春申才人言之遂得幸云云
烈王死幽王立環使園相春申後告園以吳封之三年
徵春申爲令尹自使其子親爲假君治十一年幽王徵
假君與春申併殺之二君治吳凡十四年姚氏全注其
文謂隋經籍志稱越絕爲子夏作今雜記秦漢事出後
人不較盡信史記國策列女傳不載女環名乃見於此
畫策始終謂皆出環尤爲異也其言烈王
死後春申事亦皆不合姑記以廣異聞云

史疾爲韓使楚楚王問曰客何方所循也方術曰治列子

圍寇之言圍禦曰何貴曰貴正王曰正亦可爲國乎曰

可王曰楚國多盜正可以圍盜乎曰可曰以正圍盜柰

何頃閒有鵲止於屋上者曰請問楚人謂之何王曰謂

之鵲謂之烏可乎曰不可曰今王之國有柱國令尹司

馬典令皆楚其任官置吏必曰廉潔勝任今盜賊公行

而弗能禁也此烏不爲烏鵲不爲鵲也元作韓策正曰
韓從舊可按此言循名任法有申韓之意而以爲列國
寇所治何歟抑申韓原於道德本不異歟補曰爲韓之
聲爲去

凡五十六章

正曰楚王將出張子章元與楚
懷土拘張儀章相連爲正曰章今

別爲二